



我们
从未
不认识

We've Met Befor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从未不认识: 林宥嘉音乐小说概念书 / 林宥嘉, 万金油著.

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3.11

ISBN 978-7-5404-5224-7

I . ①我… II . ①林…②万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33752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 · 文学

我们从未不认识: 林宥嘉音乐小说概念书

著 者: 林宥嘉 万金油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
策划编辑: 李彩萍

装帧设计: 永真急制 Workshop

摄 影: 登曼波

美术编辑: 张丽娜

版权支持: 文赛峰

营销编辑: 李梦雅 尤艺潼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张: 7.25

版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224-7

定 价: 49.8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我们
从未
不认识

We've Met Before



我没有哭，哥哥也没哭，我不哭是因为要装作坚强，他不哭则是不懂。
亲戚总说：看那个憨仔，真无情，阿母死了，也不哭，莫怪啦，没感情就是没感情。

放烟火了。

下班乘车经过这座城市边缘的跨河大桥，晚霞像血一样溅了一地。有枚偷跑的烟火咻地蹿上天空，崩裂出一窗的亮片火花，开得太早，天未暗，灿烂都还来不及显眼。

我常想起大哥，他喜欢烟花，对天空上炸裂出来的重击声、随之而来的光火，又爱又怕。小时候，过年放鞭炮，他永远挤在最前面看，等引信点燃了，他又第一个跑得最远，他每次都问我：“阿弟，你看到鞭炮炸开吗？炸开了吗？我怕怕。”我都回他：“你把眼睛闭上，就不怕了。”“可是这样看不到烟花呀。”“没关系，你把头抬起来，是不是有光透进眼皮，一闪一闪的？那就是烟花了。”

这个问题，我已经回答他三十年了。十岁那年，他从赡养院回来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有一个未曾谋面的哥哥。父亲生意失败，母亲卧病，家里付不出赡养费，只好把他接回来。哥哥的眼睛细长，两眼距离出奇地宽，额头比一般人还高。

父亲已没有精力管我，每天早上我从他皮夹里拿一张钞票，解决三餐；哥哥差我三岁，但学校拒收，父亲就任他一人在家，有时替医院的母亲送饭，也就忘了哥哥的三餐，但他总是不吵，总得等人问他吃了没，他才懦弱地回答：“好饿，饿！”他从不抱怨，好像早预知自己在这个家是多余的，过多的要求和抱怨会让自己更不堪。

我何尝不是多余的？每天我从父亲的皮夹里拿出钞票时，低头却见哥哥坐在衣架角落，充满畏惧又孤单的眼神，我想，我在学校也是这样的眼神，我没办法向任何人解释为何我过得不快乐，才十岁，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何一回家就觉得好沉重，不开心。我不参加班上的任何活动，远足、运动会、家长会，我永远是一个人，现在想来，我好像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，并不是我喜欢这样离群索居，而是对生活期盼只会换来失望。

我只记得看了衣架下哥哥的那张脸，我才知道，我在他人眼中，也是一张怎样的脸。哥哥摸了摸我脚上的袜子，上面有小叮当

的卡通图案，蓝色的部分已经褪色了。这是父亲事业正好的时候，母亲未病之际，我少数拥有的幸福记忆，父亲到日本出差。买了很多小叮当的周边产品，我从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小叮当，十岁之前，是一段被礼物充满的岁月。

小孩儿长得快，十岁之后，那些父亲买的衣物、玩具，大多坏了、破了、穿不下了。过去的美好时光，也跟着这些旧礼物一去不返了，只有双褪色的小叮当袜子，脚趾已经磨出洞了，我仍用针线和双面胶把洞补了起来。哥哥摸了摸我的脚，手指沿着小叮当的轮廓画了又画，像是把玩一件珍贵的古董。

我看了他光光的脚丫，当时是冬天，他不出门，连双鞋也没有，更别说袜子。我不知道赡养院的日子是什么样子，我想问他，却不知该如何问起，我知道，他连收父亲礼物的机会也没有。他手脚在我脚背上滑动的感觉让我顿时悲伤涌起，十岁之后，我很少哭，然而这是我少数抑制不住的悲伤时刻，即便多年后再想起，我仍难掩心中激动。

当时不明白，现在懂了，那个时刻，让我意识到，哥哥是如何多余而不幸地活着，他甚至连一点点的幸福都不曾得到。至少我还收过礼物，而他只得到施舍。

我太畏惧这排山倒海而来的悲伤，我只记得连忙逃离现场，避开哥哥的视线，宛如避开恶毒的诅咒。我没什么朋友，常常一个人在街上游晃，有时在商店偷点小东西，或在同学开心聚会时，从他们身边偷拿一条巧克力、一本笔记本、一支圆珠笔，甚至一个空的糖果盒也好。看他们愈是开心，我就愈忍不住冲动，从他们身边带走一些小玩意儿，好像拿了沾染那个快乐气氛下的对象，把它们紧紧握在手心，就能感受一些快乐正面的温暖情绪。

我的抽屉里，充满这些无用的小东西，抽屉装满了，就拿纸箱装，除非发霉发臭，否则我都不会丢。我喜欢打开抽屉时，扑鼻而来的那股箱子干干的的味道，有人说那是霉味，反正我的生活也发霉了，这点霉味只是刚刚好。

每天回家，我就是打开这些“宝物”，每样每样细细地把玩抚摸，哥哥只是静静在旁边看，充满羡慕。他开始问我：上学好玩儿吗？今天有什么好玩儿的事？盒子里有什么东西？那个可以吃吗？好吃吗？这个会不会咬人？会不会吓人？我会怕。我没怎么回答他，只是开始会把盒子里的东西借他玩，偷来的零食也会分他一些。

那段日子，他是唯一跟我说话的人。

我把小叮当的破袜子送他，他的脚有些畸形，前半段向里拗，所以走路一跛一跛，袜子已经过小了，他还是很开心地套上。因为脚畸形，他总是穿不上，我得帮他穿，我靠近他的身子，闻到淡淡的汗臭和尿臊味，父亲可能已经好几天没帮他洗澡了。

某天回家，我的箱子被翻过，抽屉里的东西也散落在地上，从哥哥的眼神，我知道是他。你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？我逼问他，在他张口时闻到乖乖的椰子香气，一时怒从中来。你为什么吃我的东西？哥哥不敢看我，低着头，开始碎念今天电视上看到了什么小狗小猫。你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？他说，今天趴在窗户上看到隔壁黄太太走来走去……我掌了他一个耳光，热辣辣的痛感，留在他的脸和我的手，他沉默了。你为什么……我冲上前扯下他已经穿不下、只套了前半只脚的小叮当袜子，操起剪刀，发狂般剪烂它，等我回神时已是一地碎布。

哥哥放声大哭，他终于哭了。

我想起，他总是穿着那双不合脚的袜子，不论冷热，都不愿脱下，上面的蓝色卡通图案已经辨视不出，只剩黄黑一片。那是他一生唯一收过的礼物，而我这样亲手把他生活中少数的幸福生活生生毁坏，看到从不哭的他，哭了出来，十分痛快，同时又感到无比的悲伤。

哥哥并不记恨，他剩的另一只袜子还是穿着，我一回家他就跛着脚在我身后蹦蹦跳跳，看我在做什么。他偶尔还是会偷翻我的抽屉，会故作镇定把东西堆回去，可是不聪明，怎么都会留下痕迹。我只要回头瞪他，他便像是想起那个袜子被剪碎的场面，低头泫然欲泣，这样的表情，总让我原谅他。

不久，母亲病亡了，那年要上国中，我没有哭，哥哥也没哭，我不哭是因为要装作坚强，他不哭则是不懂。他没有死亡的概念，不懂死是什么，他十三岁才回到这个家，对母亲的记忆淡薄，谈不上什么感情。也因为如此，亲戚总说：看那个憨仔，真无情，阿母死了，也不哭，莫怪啦，没感情就是没感情。

对一个智能缺失的残缺者尚如此苛薄，何况是我一个健全的人，亲戚在背后议论我的不流泪，想必是用更严格丑陋的字眼了。我不在乎，我只想着，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些人，什么都不要了。

上了大学，我到了大城市，从此不再回家，那里没有什么值得我留念。父亲也鲜少打电话联系，他一生失意潦倒，靠着打零工过活，他像是活着，也像是死去，像是站在你面前，却对周遭一切陌然，像是缺席。他没有酗酒，没有打小孩儿，但也不关心任何人、任何事，他把自己变成一具行尸走肉。

走在路上，我的视线总是刻意避开路上的行乞者，或举牌打工的老人。有次夜班打工下班，我看见办公大楼的清洁老人，牵着一个智能不足的儿子，在后巷整理垃圾，儿子拖着一大袋饮料瓶从电梯走出来，袋子太大，卡在电梯口，门又要关了，袋子被挤破，所有的饮料瓶散落一地。儿子神情慌张，蹲地双手捡拾，但捡了这个，手上又落下一个，怎么捡也捡不完，又更慌了。

这是我少数想起哥哥的时刻，也想起自己的无情。

等我初入社会，工作没几年，父亲死了。一个寒冷的冬天，他在睡梦中，无病无痛地走了，我第一次有恨他的念头，恨他如此干净脱身，恨他对我和哥哥的不闻不问，恨他给我这样的环境，恨他让我连当面说恨都来不及。

父亲走的那天，哥哥如常起床，等着父亲帮他买早餐，他坐了一个早上，到床边摇了摇父亲，却怎么也叫不醒，他就坐在床边等，肚子实在太饿了，他拿着图画纸在床边画画转移注意力，只有画画可以让他觉得开心，手上拿的那盒彩色笔，是我办信用卡送的赠品。

直到晚上，父亲的摩托车挡住了邻居的出入，邻居请他移车，才发现不对劲。哥哥在床上饿到睡着，已经三十岁的他仍像个孩

子，紧紧偎着父亲，身边是数张图画纸，画的是看烟火。

在葬礼上，哥哥问：“爸爸去哪儿了？”我们都告诉他，爸爸去山上睡觉了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痛哭失声，边哭边说：“那就跟妈妈一样，不会回来了。”三十岁了，他终于明白死亡，他的外貌比实际年龄更苍老，头发花白却配着一张稚气肥胖的脸。

父亲没有白活，他的葬礼至少有一个人为他而哭。

我无力照顾哥哥，把他送到赡养机构，但负担不起庞大的费用，最后还是接回来。反正，我都是一个人，这几年我才意识到，我没办法与他人相处，只要与他人共处一室便觉得浑身不对劲，我的工作也是在家接案，只要电子邮件和电话就能敲定工作。我住的地方是城市的山坡上，举目望去，连人影都少见，而唯一和我长期共处一屋的，只有哥哥。

每年跨年，是我工作最繁忙的时刻，哥哥就坐在电视前，看着电视转播，对着灿烂烟火发出惊呼。他开心的时候，会咿咿啊啊叫起来，像是太快乐了，快乐到连话都说不清楚了，但他又怕，烟火炸开时，他时不时双手遮耳。

那年，我骑摩托车，载他上了桥，看烟火。他甚少出门，一时开心地在我耳边唱起了儿歌，我从来不知道他会唱歌。

时间来得早，晚霞刚起，像血一样。一枚错放的烟火，突然升空炸开，哥哥跳了起来，手舞足蹈咿咿啊啊对着我叫。河边风大，把他的一身外套吹得鼓鼓的，晚霞余辉照着他已经爬满皱纹却稚气的脸。我从来没仔细想过，他的喜怒哀乐是怎么回事，而那一刻，我肯定他是彻彻底底地开心。

那天睡觉前，他问我：“你会不会也去山上睡觉？不要去，好不好？”

以前大人都说，这样的孩子是来讨债的，等债还完了，他们就要回去。我开始每年载着他去看烟火，看到第三次那年，他身上发现了肿瘤，我在诊室，手指捏着病历，久久说不出话，而脑海里飘过电视剧里的对白：“拜托医生，你无论如何都要救我哥，多少钱都没关系。”我嘲笑自己心里这样的傻话，又忍不住躲到厕所里哽咽了起来。

他耐不住激烈的化疗，最终放弃了。他等不到第四次烟火。那是炎夏，他已有些意识混乱了，看到电视转播前几天日本的烟火

祭，便错认又是跨年时刻，吵着我带他去。烟火特技绚丽，竟在天边打出了卡通图案，哥哥指着某个图案：“小叮当。”我收拾了桌子，站了起来，走，我们去看烟火。

他身体很虚弱了，即便是夏天，仍裹着厚厚一层外套。又是傍晚的黄昏，我推着轮椅到了河边，跑了好几家商店才买到几盒小型烟火。我点燃了引信，快跑到他的轮椅边，推着他追着烟火跑，他没力气再像之前咿咿啊啊叫了，只轻轻捂着耳，指着天边的火花，他看我点完引信跑到轮椅边的模样很滑稽，咯咯笑不停。

我看着他笑的样子，脸上也笑得更用力，用力到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这已是好几年前的事了，我至今未婚无子，我始终觉得哥哥像是我的孩子，他是我与这人世唯一的联系，在我们身上的孤单与不幸，只有彼此能相互疗愈，无法向人说去。我不希望他入梦，我担心他在梦中见了，便不舍得离开，我们这一生已是不幸，早早重新开始吧！人世就只剩我一人，我想着他已出发往另一个温暖的世界，便觉安慰不已。我甚至不再想他。唯有这样，我才能坚强。

也只有，在这样的黄昏时刻，错发的烟火，犹如末日般的美景。我会想起我与哥哥的童年，他在我耳畔唱歌的音调，还有我们

站在漫天烟花的夜空下；他始终没有长大的模样。他离开的时候，
意识已模糊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他的心里是不是像在父亲的葬礼上那
样，不舍地痛哭了？

所谓的宽容坚强我做不到啊 往后的寂寞年华怎么去消化
我没有给你翅膀 你为什么要飞翔
剩我 一个人 听他们劝我 你在 天堂

我不喜欢有月光的夜晚，所以刻意把夜班排在月底或月初。月光从来不是浪漫的事，走在路上，月光一波一波地扭动，我记起那个晚上，那些事，总让我胸口一闷，喘不过气来。